



麦天看场记

◇ 梁永刚

资料图

早些年,乡间没有联合收割机,一到麦天,老少上阵,连明彻夜,累得够呛。一眼看不到头的麦地,全靠镰割,拉到场里,连碾带扬加上晒,拉拉扯扯十几天,犹如打一场紧张激烈的拉锯战。

夏季多雨,收麦最怕下雨。趁着天晴,庄稼人起五更打黄昏,抢收麦子,如同从老虎嘴里掏粮食,提着心,吊着胆,吃不了一顿安生饭,睡不下一个囫囵觉。收罢麦,忙过去,身上脱层皮,瘦掉几斤肉。

如今想来,在麦天诸多活计中,晚上看场是难得少有的美差事,也是我童年和少年记忆中的好时光。

所谓看场,就是夜间打麦场里要留人值守。看场不是为了防盗,早些年,别说是场上堆放的麦粒和麦糠混合的糙麦,就连每家每户的耕牛,晚上都是随意拴在门外,根本不用担心会被歹人牵走。大人带着小孩儿露天睡在场里,更多是为了防火防雨。

夏日天干物燥,而麦秸又是易燃物,一个场紧挨着另一个场,一座座麦秸垛彼此相连,一旦哪个场里失火,再赶上起小风,火借风势,风借火威,就会蔓延开来,殃及其他家。夏天的天,小孩的脸,说变就变,没有碾压的带秆麦子摊在场里,尚未收拢的有籽麦糠堆在那里,若是半夜三更忽雷闪电,突降大雨,看场的人就会及时发现,拿一把桑枝,把满地的麦秸堆积成垛,展开塑料布,将场上的麦糠覆盖严实,避免水冲,减少雨淋。

夜里看场,有大人亲力亲为的,有父子们一起的,有兄弟几个伙计的,也有半大小子独自的。大人在场里喷空儿,孩童们在场地里来回追逐打闹。夜深露重时,孩子们可以黑睡大睡,庄稼汉却不行,地里一大摊子活儿,都是火烧眉毛,在屁股后头催着呢,劳累了一天,好好睡一觉才能补充体力,便呵斥着孩子赶紧去睡。

老日子里,焦麦炸豆的忙天,不分早晚,村里村外,土路田埂,人影晃动,步履匆匆,拉麦拾麦的,送茶送饭的,满

淌似水,来往不断。趁着鸡没回窝,猪未进圈,祖母早就烧好了汤,盛好了饭,一边等着田间归来的祖父,一边站在柴门外呼喊我的小名。我顺着绵柔悠长的呼唤声,一气跑到家,扒拉一碗饭,急慌慌说了声“奶奶,我看场去了”,还没等她老人家应声,已经掂张破草席,拿个烂单子,跑到门外头,奔向打麦场。

对于一座村庄来说,大大小小的打麦场,关乎着一村庄人的饥饱冷暖,占据着最好的风水和最佳的地势,布局和选址都很讲究,也有说辞。打麦场多设在村子南边,扬场不能缺水,而夏天多刮南风,场居村南,得风容易,没有阻挡。打麦场的方圆,最好有河,哪怕是窄如一线的小河沟,若无河流,起码离大大小小的坑塘不远,一旦遭遇火情,方便就近取水。

早些年,我老家梁庄村的打麦场就占据了村子南边最大的一块开阔地,再往南不远,下道土坡,就是烟波浩渺的白龟山水库。从水面上吹过来的小南风,湿漉漉,软绵绵,凉丝丝,裹挟着水汽的温润沁凉,氤氲着麦秸的醇厚清香,就像婴孩嫩乎乎的小手在脸上来回摩挲,有说不出的惬意。

有月亮的晚上,打麦场沉浸在溶溶月色晕染的美好氛围里,成为一方天然敞亮的游乐场。各家娃娃姐姐,陆续来到场里,脱掉鞋,光着脚,三五成群,几个结伴,疯跑撒欢,释放天性。摸瞎驴、藏老猫、挑兵挑将、星星过月、老鼠一拱十八洞……不知疲倦的孩童们,在这个平日难得一见的平展地上,进行着一个又一个精彩游戏,欢笑声、嬉闹声,像潮水一般,弥漫整个村庄。

玩着玩着,不知哪个半大小子提议说“咱们打游击吧”,众人欢呼雀跃,一蹦老高。所有参与人员分成敌我两方,随着一声“开战”,进入各自领地,有人身手敏捷,快如闪电,眼瞅着他蹲在这个麦秸垛旁,正欲上前擒获,对方又迅疾蹿到那个麦秸垛后,消失在夜色之中;有人动作利落,健步如飞,宛如猴子一般,爬上麦秸垛顶,等人好不容易上

去,他却噌噌地滑落下来,逃得无影无踪。追着跑着,蹦着跳着,阵地腾挪辗转,战斗不断升级,冲锋声此起彼伏,喊杀声充盈于耳,尽情体验着埋伏的心惊胆战,真切感受着偷袭的意外惊喜,两军阵前互不让,狭路相逢勇者胜。

不知过了多久,跑累了,玩乏了,浑身瘫软,两腿打战,喘着粗气,冒着热汗,回到各家场里,找出简易铺盖,展开摊在地上,四脚叉仰躺下来,任由凉风恣意吹拂。

而此时,月亮已经升到了场边的杨树梢上,月光洒满一地,村庄恢复静谧。男娃们精力旺盛,闲不了一会儿,稍微歇过来点劲儿,又开始缠着磨着,让看场的大人说瞎话儿。

所谓瞎话儿,是吾乡对各类民间故事的统称,包括神话故事、鬼怪传说、民间笑话等,讲故事叫作“说瞎话儿”,听故事叫作“听瞎话儿”,会说很多瞎话儿的人被称为“瞎话婆子”。在吾乡,瞎话婆子还指代另外一类人,即爱说谎话,嘴里没有一句实话的瞎话嘴。

形形色色的瞎话儿中,有老辈人口耳相传留下来的,也有二次创作添油加醋编造出来的,可长可短,可文可武,可荤可素,可正可邪。总而言之,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草里蹦的,逮住啥讲啥,说到哪儿算哪儿,随心所欲,没有章法,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正如吾乡民谣所说:“瞎话儿瞎话儿,一肚子两肋巴,你哩瞎话儿成捆儿,我哩瞎话儿成本儿。你哩瞎话儿生芽儿,我哩瞎话儿咧嘴儿”。

旧时乡间,知道瞎话儿多少,说得生动不生动,不是取决于文化程度高低,而在于记性好不好,想象力丰富不丰富。我近族的四爷,没有念过书,是个大老粗,可他肚子里的瞎话儿咋也说不完,就像菜地里的韭菜,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

早年间,我家和四爷家共用一个打麦场,四爷的小儿子留方和我一起看

场,他比我大四岁,按称呼,我喊他“大”。“大”是平顶山方言,近族的叔叔叫“大”,远门的叔叔喊叔。四爷从来不在场里睡,只是夜间常来巡视,只要他老人家来,我就拽住不丢,缠磨着让他给我说瞎话儿。

四爷人和善,脾气好,不温不火,不急不躁,待我很亲。每次说瞎话儿前,四爷总问我:“刚啊,夜黑儿说到哪儿了?”我答道:“说到州官把小钱锣骗走了。”四爷笑着说:“俺刚理哩真清,不假,就是说到这儿了。”

别人说瞎话儿,多以短篇为主,一个瞎话儿一个事,四爷都是长篇,赖好一说,好几晚上。以王小系列故事为例,我至少听四爷说过十几个,譬如,《王小砍柴》《八百老虎闹东京》《小钱锣》《热石头》《州官骗钱》《知州和皇上》《水淹金窑》等等。

又如,吾乡流传着许多关于宋三才子的故事,上了年纪的老头儿老婆儿,多多少少能讲几个,但能说囫圇的人不多,有的三说两不说,就把狼腿拉到了狗腿上。四爷说的宋三才子系列瞎话儿,有头有尾有细节,若是改编成剧本,能拍二十集电视连续剧。时隔三十多年,至今我还能记起来不少,《宋三才子答主考》《一来送驴二来比瘦》《宋三才子认娘》《巧治店家》《这孩子主贵》《讨要工钱》《代写状纸》《半年就是六个月》《打赌》。有一年麦天,四爷在场里给我们说宋三才子的瞎话儿,一连说了十几天,已经场光地净麦罢,还没有说完。

夜渐渐深了,不觉有丝丝凉意袭来,我伸手拉过脚头的土布单子,搭在光溜溜的身上,继续支着耳朵,听四爷说瞎话儿。不知谁打了个长长的哈欠,紧接着,哈欠声接二连三,此起彼伏。四爷见状,收住话头,留个悬念,对大伙说,明儿早起还得下地割麦哩,都歇吧。众人各自散去,四爷也回家睡了。

等我一觉醒来,天光已经大亮,木锨铲地的嚓嚓声此起彼伏。我一骨碌从草席上坐起来,定睛一看,早起的祖父和乡亲们站在场中间,手执一柄木锨正趁风扬场呢……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芳华

◇ 尚今敏

初夏时节,树叶嫩,草色青,花光灿然。一行人乘车采风,一天看了宝丰县的5个乡镇,尽都是美好的人烟故事。

我对张八桥镇并不陌生,早年采写应河,曾循水而至,水不大且黑。那时节,张八桥煤业兴起,钱多,环境却不清明。今日再来,暖风扬起花木香,绿树白墙,清堂瓦舍,满眼景色一新。

张八桥是农民起义领袖白朗的故里。境内有宝丰八景之一的甘罗古台,诗曰:“登临逼土上胚胎,云是甘罗旧日台。独步时名奇弱冠,曾如头齿尚婴孩。云龙庆会逢佳运,麋鹿经游俊俊才。剥落断碑成草草,东风回首半荒台。”

史料载:“甘罗台寨遗址位于宝丰县张八桥镇南李庄村南庵罗山上。该遗址属战国时期聚落遗址。世传战国时期秦国神童,12岁做宰相的甘罗曾到此,喜这里的山水之奇,流连忘返,之后又曾与楚会盟与此。后人为了纪念此事,将此改为甘罗台。”

战国以降,忽忽两千多年过去。人烟代代,代代都有才俊出。

今来张八桥,只为参访获得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名号的绿宝豆制品产业园。

产业园的创始人是巾帼不让须眉的许红果,她也是土生土长的张八桥人。与时代同步,她打过工,当过教师,和朋友一起开过洗煤厂,也经营过宾馆。淘到第一桶金后,响应政府号召,回乡创业。

张八桥这一带,豆芽、豆腐作为主菜的历史源远流长。许红果远赴山东豆芽生产基地取经,回来就注册了平顶山市绿宝蔬菜培育研发有限公司。

创业之路从来没有坦途。刚开始经验不足,因为室内温度控制不好,一连几茬都出了问题,数十万资金打了水漂,许红果急得直哭。幸得丈夫张红朝支持,一直给她鼓励打气,两人一商量,高薪从山东请来经验丰富的师傅,手把手传

与药鱼蛋有关的记忆

◇ 朱红英

晚上翻看手机短视频,无意中看到一种深藏在记忆中、童年常见而后在我视线中消失了几十年的植物,我立马截屏发给父亲。

我问父亲:“这种一到春天就会在整个不足半米的植株上全拥拥挤地开满颜色和现在常见的紫荆花一样的植物是什么?”老父亲回我:“药鱼蛋。”“药鱼蛋?那是不是有毒啊?”我吃惊地问。那是,要没毒咋叫药鱼蛋哩!以前逮鱼不用药,都是把它的果子捣碎了扔河边浅水区。它的果子是不是小珍珠一样,白白的,吃着还有一种怪怪的甜味儿?”我激动起来。“就是啊!不过有没有甜味儿我不知道,那东西是药鱼的,谁尝它是啥味儿!”

挂断电话,我一阵唏嘘:额哩个神啊!到底是我人命更硬啊,小时候常常和小玩伴去摘这个吃,我们竟没被药死,并且都身体强壮地活得好好的!

那时的我们,换现在小孩子来看,应该都是爹不疼娘不爱的。家家基本上都是兄弟姐妹两三个、三四个甚至五六个,父母一年四季土里刨食,靠锄头镰刀忙完地里的活计,再回来忙家里的。生火做饭,打水洗衣……每一样都是纯手工完成,只是这些就足以让他们没有片刻的休息时间。家里一群年龄差一般不会超过两岁的小猪崽儿一样的娃,也只好由老大看着老二、老二哄着老三、老三抱着老四慢慢地长大。

要说也奇怪了,生那么多能养活吗?还真别说,能到了一定季节,不靠母亲灶台大锅熬的红薯玉米糝饭,三五天不管我们,我们也能照样混得吃饱。

那就从最贫瘠的冬开始说起吧!那时的冬天,和现在一样天地间都是光秃秃的,树叶都没的摘。别急,高处没有了,我们可以往低处看啊!对,看到树枝上搭着的那一堆一挂的干红薯藤了吗?这东西,我们不要,那是母亲们煮面条时把叶子揪下来当配菜的用的。我

艺,豆芽生产这才走上正轨。“豆芽是吃的东西,要的就是品质,豆是从东北运过来的,那里日照长,个儿顶个儿都是饱满的种子,出芽率高。每一个生产环节都要细心再细心,不能出任何差错。”许红果说。

从选豆用清水浸泡开始,全流程水质都确保清澈纯净。选好豆子,经洗豆机清洗后,倒入浸泡罐,加适量的水,让豆子充分吸收。接下来进入发酵环节,温度必须保持在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湿度百分之八十。发酵后装入自动控温、控湿的豆芽机,让豆子快速发芽。

2019年,山张村响应上级政府号召,开启了“党建引领+政策支持+乡贤助力”的办厂新模式。在豆芽批量生产的基础上,村“两委”干部带头入股,增加了干张、豆腐干、老豆腐、嫩豆腐、素鸡等豆制品生产线。目前,这个产业园年产豆芽1600万斤、豆腐550万斤,各类豆制品2500万斤,年销售额6700万元,村集体年收入17万元。

这么大的产量,怎么配送到南阳、许昌、漯河及各县区?

负责销售的闫进权经理告诉我,每天从冷库取货装车,天热时用冷藏车,按订单发货到各地的配货中心、学校和菜市场的大批发商。有冷库的客户全天都可以送,忙的时候,运货车一天跑两趟,平均下来每天发车10辆次。节假日加单的,也能保证按时按量供货。

走进刚刚建成的腐竹生产车间,张红朝指着流水线上工人抓取腐竹的岗位说,这是个技术活儿,得用眼明手快的女工,先戴上棉布手套,再套一层橡胶手套,成型一张捏起一张,挂在上面的腐竹杆上。

看着厂房西墙上醒目的标语: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心中感到踏实又温暖:历史就在脚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芳华。劳动,创造,许红果和张红朝们在辽阔的大地上,用辛勤的汗水续写着社会发展的新篇章。

魅力鹰城 汝瓷之源



人物名片

赵俊璞,汝州市汝瓷研究院院长,汝瓷小镇管委会副主任,河南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汝瓷艺术工作委员会主任,河南省陶瓷设计艺术大师,曾获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大地奖金奖、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百花奖金奖、河南之星陶瓷设计大赛金奖等奖项。

图片由赵俊璞提供

传世北宋官办汝窑十八式

◇ 赵俊璞

提及传世的北宋官办汝窑器物的器型,人们总会提到传世汝窑的十八种器型,也可以称之为传世北宋官办汝窑十八式。

众所周知,传世北宋汝窑器物非常稀少,它们是北宋灭亡之后,历经朝代更迭,颠沛流离,最终幸存下来的汝窑器物,据研究学者统计,全世界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国学大师李苦禅和私人藏家收藏的加在一起也不足百件。这不足百件的器物最早、最集中出现的记载是在南宋人周密的笔记《武林旧事》卷九高宗幸张府节次略的记事中。公元1151年,南宋高宗皇帝赵构幸清河郡王张俊府第。张俊进奉汝窑酒瓶一对、洗一、香炉一、香合一、香球一、盂四只、孟子二、出香一对、大窰一、小窰一,共16件汝窑器物。

清代是传世北宋官办汝窑器物最

集中的时期,得益于清朝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推崇,它们悉数重入宫廷,这也是近代历史上最后一次“团聚”。清末民初,又一次因为战乱的影响,这些命运多舛的汝窑器物被迫离开宫廷,流离失所,或被贩卖,或被掠夺,或被转移,现在,它们大多被收藏在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手中。国学大师李苦禅先生题写有“天下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其尽善尽美也”的名句。

传世北宋官办汝窑十八式是学者从目前已知的不足百件的传世北宋官办汝窑器物中分类总结出来的。当然,我们所说的是传世的北宋官办汝窑器物,至少在清末民初时有较为清晰的传承脉络,不包含近代从汝窑窑址中新出土的器物。自上世纪80年代和本世纪初清凉寺

窑址和张公巷窑址被陆续发现后,相继出土大量汝窑瓷器,器型多样,远远超出了传世的十八种器型,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宝藏。

传世北宋官办汝窑的器型借鉴了三代青铜器和前朝漆器、金银器的造型,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简约化改良,凸显了郁郁乎文载的宋人书卷气。分类的十八种器型主要有三足樽、纸槌瓶、胆式瓶、玉壶春瓶、水仙盆、莲花温碗、侈口碗、三足洗、平底洗、圈足洗、椭圆洗、敞口盘、浅腹盘、深腹盘、平底碟、圆足碟、圆口盏托、花口盏托。

人间瓷话